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三十五回 西嶽進香收虎怪 南郊直夜制猿精

話說林管家走出稻香村的園門，就遇新派回事吳新登行來說道：「咱家蘭大少爺升了戶部右侍郎了。大爺可進去回一聲，且該同磕老爺的頭嗎？」林管家道：「磕頭道喜，當明日同著伙伴兒請示，這事你就進去稟罷。我要叫趙士佑去哩。」說著，就出去了。吳新登向在門上辦過事，因有事到南邊，回來便管了莊子幾年，這時包勇、李貴皆派外差，隨又在門上，派他幫林管家回話。當下走人圍來，見眾老爺們都站在院中，替閔尚書賀喜，要喜酒吃。

吳新登見了賈政，就先磕下頭去道喜。賈政便問：「何事？」吳新登道：「蘭大少爺升了戶部右侍郎，才奉旨的，有軍機處人在外報喜。」眾人聽說，同走來替賈政作揖致賀。梅侍郎道：「這個酒先喝我們親家的。過一日再替閔表弟要才好。」諸人齊聲說是。賈政先吩咐吳新登：「稟汝璉二爺，開發報子。」並叫七十四重擺酒碟，先吃一鍾喜酒。

恰好林之孝領趙士佑進來，替賈政及各位老爺請了安，才替他豐人閔尚書磕頭，起來稟道：「今日晚膳牌子後，奉旨：老爺升了工部尚書，戶部楊大人調了老爺之缺，賈大少老爺升補戶部右侍郎，山西藩司董大人補了閣學。皆是一道上諭。」賈政聽完，便叫林管家領趙管家到外邊去，可吃鍾喜酒。林之孝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匡同趙士佑出去了。

眾人走進廳來，重整杯斛，暢飲一番。那天已交二鼓，才起席辭了回去。賈政著人留下柵欄，眾人辭住。賈政便叫賈璉送眾人出大門，紛紛上轎而別。

不言賈蘭祭河之事。且說賈茂奉命祀岳，臨起身時，月娥把雪藕劍用蜀錦做了套，將鮫綃鞞裝好，囑賈茂佩在身邊，並通靈寶玉帶在裡衣大襟上，以為護身之寶。

賈茂出了京，到山西界。西撫早差官辦備迎候欵差。董藩司另派家人持書問候，送了許多下程，自己奉撫台委，在蒲州等候。賈茂覆了書，先謝了。不幾日，就到蒲州，一路在驛館中聽說：澤潞一帶，近有虎甚傷人，不得其詳。這日，董繩武接著，在大棚內先請聖安後才行禮。不及細敘別情，就坐轎到公館來。

一同進公館坐了，說會國是。董藩司便問賈政、王夫人近日起居，及京中親友應問的事。賈茂皆逐一說了。就在公館留下董藩司便飯。說起家事，得知喜姑添了兩位表弟，大的名叫董春蒼，次的名叫董春蔚，已皆上學了。心中甚喜。

飯後，因說起虎的事情，董藩司道：「這虎有兩件奇事，待我說來。一件是澤州府陽城縣，有一處土馬極，與山人馬琳相會於半山之精舍，見一老僧，古貌龐眉，體甚魁梧，舉止殊亦樸野。

見極來甚喜。琳稍落後，老僧即倩極之僕，持錢往山下，市辦鹽酪。俄亦不知僧之所向。馬琳繼至，雲在路見一虎，食一僕。食訖，脫斑衣，而衣禪衲。潛而視之，乃一老僧。極細詰其服色，乃是其僕，大懼。未幾而老僧歸，琳謂極曰：「食僕之虎，即此僧也。」極視僧之口脣，殷然尚有餘血。二人懼甚，脫身而逃。日已薄暮，遇一獵者，張機道旁，救之得免。又潞安府長子縣，有一崔姓名韜者，山中探親，夜宿孤館。忽見虎皮一張，在階下深草中。遂舉而投之於井。

夜半，一美婦人也來館內，似尋物而不得的光景。韜年少不自持，以言挑之，遂成夫婦。攜之以歸。年餘，孳生二子，琴瑟甚篤。又一日，同妻子仍探此親，再經孤館。因話舊事，韜無意將匿井之虎皮說出，婦佯為不信，令其取出。婦得之，喜動顏色，遂披於身，復變為虎，負了二子，咆哮一聲，躡山跳澗而去。這兩日，解州一帶，累次傷人，大為民患。獵戶劉熊，在山神廟曾見山神訓誡諸虎。中一黑者，異於常虎，回說：「我等奉金帝命，應數才來此地的。『這話是潞安知府親自稟我。或者此事亦未可定？我想西嶽正是金帝，倘進香時，虔誠致禱，為民請命，免了此數。府之害未始非使者之責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』

賈茂道：「姪兒領命，並做祭文一禱，或托聖上欵命之福，得免虎害。亦是地方厚幸。」在蒲州住了一夜，出潼關，別了董藩司。就有陝撫差官伺候。

不日來到華陰縣。在公館中宿了，沐浴畢，在岳廟行了香，完過奉命祭望之事。賈茂又潔了身體，備寫表文，將澤、潞、蒲州平陽一帶虎患，虔誠致祝，焚了表文。那夜冷風颯颯，寒霧森森。一連三宿，皆是如此。賈茂瞻禮華峰，在仙人掌、玉女盆各勝處，無不游覽。欲求陳搏臥處，則山川如舊，寺院維新，無可稽矣。老子係青牛，猶存古樹，奈關門令尹，既非其地，而人已仙去，也只存而不論，便可會其意了。

賈茂完畢祭典，當即束裝回京覆命。進了潼關，仍到蒲州。

說董藩司升了閣學，已起身兩日了。接見潞州、蒲州二知府，問及虎事，皆說：「自大人去後，忽一夜，陰風冷飈。到了次日，各處之虎皆不知其去向。連日地方平靜，人民無不欣戴。即那化虎的老僧、女子，通不見了。亦是一大奇事。」

賈茂深感岳帝之德，並不說破。便起身向帝都來。

從古深山大澤，多藏怪異。北平自建都後，百神呵護，祓除不祥，將這些魍魎魑魅，諾已驅逐潛蹤。然又有一種怪而非怪、精靈特著者，卻亦不在此數。如各城門樓上，時有靈物為窟宅，此其徵也。居庸靠西北大山內，年來出一奇事：往往珍寶及美婦人，不見形跡，皆被他用術攝去。遠見一匹白練，倏忽去來，雖匿之密室，多人防守，總無用處。閭閻受擾害者，不止一家。但從不入城裡，惟在近畿地方，時有攝取。

京東有座丫髻山，二月內香火最盛，宛平一富翁，因病，其妻子許一香願，結了會，隨眾進香。到山下住了店，那店家見這人生得十分美貌，因向會頭說：「我們這裡連年出一神物，專會攝人，女而美者，尤所難免。你是會頭，務要小心，莫謂我言之不早。」話固說了，會頭也不在意。及進了香，仍回店中住宿。

這夜門戶不動，到天明，不見了這富室的美妻子。大家驚異，店家說：「不必混猜，定是神物攝去了。」那富翁著實有錢，差數十人，齎糧分頭去訪。直到密雲縣西山腰內，叢蘓上得其妻的繡囊一隻，便也無處尋訪消息了。這猶是不見其跡的事。

更有一件，有一珍珠客，帶了多少奇珍之貨，適值暴雨，趕不上宿頭，就在一所古花園內暫避。兩位客人，尚有跟隨及腳夫人等約十數人，手內頗會些武藝。

那雨越大，就在這園內宿了。

那知天交夜半，雨過雲開，現出一輪皓月，照著園亭，頗甚幽雅。其中多有睡熟的。有一客，係少年選事，乘著月色，步出亭外。順著花柳，度過小橋。忽見一叢竹林內，露出樓角，頗聞女子笑話。心中誤謂：係人閨閣。不敢徑入。

正要轉步，忽一小鬟，手持紗燈進前，笑吟吟的道：「儂家姓袁，旅居於此。

我姑娘待字有年，曾遇仙人，算定今夕當與石季倫相遇。不識官人何由到此？」

那少年見這小鬟風致綽約，已不自持，又聽其出語，如新鶯嚶嚶，更覺迷惑失次。

因答道：「我就姓石，現做些菲薄生意。雖不敢比季倫，然金谷之園，家內卻也不遜。」那小鬟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如此，官人少待。容我稟過小姐，再來覆命。」

這少年聞言，以為得了奇遇，連聲答應。那小鬟便拿著紗燈，向竹叢深處去了。

不一刻，先見小鬟換一絳色衫子，仍打紗燈。又添了一綠衫子小鬟，亦執紗燈，其色更媚。走進前道：「姑娘有命，著請官人到樓一會面，要問果是石季倫，便以終身相托。」那少年素負才貌，又係珍寶客人，不覺莞爾笑道：「這卻無妨細考。我就隨你進去。」兩個小鬟執燈前導，轉過竹陰，便見數間小樓當路。又有一對小鬟，執手罩琉璃燭台相候。

那少年恍如身在天台仙境，上樓舉目，只見四個丫鬟簇擁著一位小姐，靠桌而立，臉若朝霞，眉如新月，濃纖合度，修短得

宜。穿一件藕色春衫，疑是鮫人手制。豔麗容光，目所未睹。那少年不由的屈身作了一揖，說道：「小子何福，得履仙境？尊婢傳命，有話面諭，即望小姐賜教，實為三生有幸。」這女子羞澀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睹子丰範，果是不凡。但不知可與石季倫相頡頏否？釋我之疑，我另有話相商。」那少年為色所移，口嚙幾不能語。定神片刻，方才答道：「我不知季倫是何光景？若以財論，我家內田連阡陌，頗稱少有。這也不算，現在前邊珍貨，已難億計。至於吟詠之才，尤為素所嫻習。在小姐前，何敢支飾呢？」

這女子聽了這話，便說：「我有一對，若對得來，我方信及。」少年道：「願聞。」

女子道：「我這對是個俗話，可別要笑。」因說道：「柏名渾不似。」少年不假思索，即對成一句，道：「銀成沒奈何。」女子大喜，贊道：「真季倫也！」舉手讓坐，便叫小鬟送茶。

喝過茶，就命擺酒，像似預備下的。綠衫小鬟便從櫥中端出二十四碟乾鮮及冷葷的酒碟來，絳衫小鬟接了，放在桌上。其餘小鬟斟上酒來。這女子捧一杯，親自送席。少年不知作何應酬，忙也回敬了。才坐下消飲。女子道：「天氣尚寒，可進些暖酒，以消清夜。」二人話甚投機，飲了兩巡，便問起女子家世來。女子答道：「奴家姓袁，世為指揮之職。先人袁鴻緒亡後，家遂南遷閩地。近有事，同表兄侯士毅到都望親，又值彼升外任。表兄有事，不能即還，暫借姨家獨孤氏之園居停，數日就要起身。今忽與君邂逅，真是天緣。不嫌妾陋，願侍巾櫛。不識允否？腆顏自薦，君其諒之。」少年喜不自勝，便摘身邊所佩玉蜻蜓來，說道：「此物雖菲，乃係世寶，請以為聘。」女子用手接過。拔頭上玳瑁簪為回儀。

少年收了，藏在兜肚。

又飲一巡，女子道：「奴非不信，但前邊置貨，可容見否？」少年正欲賣弄多財，好與錦帳珊瑚爭富。便站起來道：「很使得。」就往樓梯走下。那小姐仍叫前二鬟執紗燈前導，到了前廳，將進門時，小姐把袖拂了一拂，掩面而人。少年見那伙人酣睡不醒，便引小姐到貨垛前，指與他看。這貨本是四個垛子，一個金珠的在內屋，這三個亦係珠寶，就放在外邊。那小姐把三個垛子用手掂了掂，說：「果是珍奇。夜已深了，咱到後邊樓上稍敘，莫負良時。」少年樂極，遂跟到樓上。重斟佳釀，坐了再飲。這酒不似先前的，飲得兩杯便覺頭暈，不能自主，扶在桌上，就睡著了。

天明，前頭客人不見少年，心中大驚。到處找尋，至到竹後太湖石邊，見那少年靠著湖石而睡。叫了半晌，用水沃面，才醒過來。睜眼一看，不見美人，只見同來客人，帶著跟隨，站在面前。那少年不肯實言，只說遊玩到此，坐在石上，貪看月色，睡著了。眾人信其言，亦不深問。便忙忙搭起垛子，上了牲口。即進城來。

到了店內，打開行李，除在裡間一垛金珠如舊，那三垛子珠寶，包封未動，凡成樣值錢的，皆不見了。眾人嚇一大跳。少年才把所遇美人的事說了一遍。老掌櫃道：「這是遇著神物攝去了。」

幸而所存金珠，變換不至虧本。這為不幸中之大幸。「那少年赧然低頭，不敢言語。如此類者，事難枚舉。暫且不在話下。

再說賈蘭祭河，馳騁到了清江。制台到江西閱兵去了。移會江蘇曹撫院接旨，專辦其事。曹紫庭到淮後，賈蘭才到。曹撫院請過聖安，與賈蘭細述家務。到了祭河這日，賈蘭齋戒，進了御香，誠心致祭。說也奇怪，那黃河從河南至海口數千里，一時澄清。真是聖人有道，山川效靈。曹撫台便具折奏聞，奉旨賜了御香，並親書宸翰匾對，著撫院致敬懸掛，以昭神佑，曹撫台遵旨辦理。

賈蘭完了事，便起身回都。不幾日，到了京，覆旨面聖。這升侍郎的信，在淮上已知道了。謝過恩，便歸私第。替賈政王夫人請了安，把祭河並黃河清的事告訴一遍。賈政亦甚為奇。便去見李紉、寶釵及賈璉、平兒。知賈茂尚未到京。

過了兩日，葉忠先來給信，說賈茂明日就可到了。那時五月初旬，離夏至祭地壇的日期不遠。

卻說賈茂，從蒲州起身，到了直隸涿鹿地方，包勇閒談，聞說近畿一帶時有神物攝人財貨美色，想來不是正直的所為。現在道途紛傳，大為商旅之害。賈茂聽了，也沒言語。

這日離京不過十數里，五月天氣，陡然暴變。西北半邊，雲色曖曖，電光閃閃，頃刻間就有大雨迎面而來。大路旁又無歇處，只見向東從大路斜走去，約里數地，露出莊院林木。眾人急不暇擇，便忙忙奔此莊來躲雨。到了跟前，莊落卻甚整齊，廣梁門亦寬大。包勇上前，尋著看門的老者，將避雨的意思說了。那老者道：「我主人有事，向南邊去了。誰敢作主留你眾人？」包勇道：「不過借書房暫坐一坐。我主人是榮府賈大人，現在禮部尚書。你們不可輕視。」說著，那雷聲漸漸近了。那老者道：「天氣果然要下大雨。待我替你們回我的主母一聲。」

去留我不敢專。「那老者便踱進，待了一刻出來，說聲：「請！」賈茂便下了轎，走人他書房來。

看他書房卻甚雅潔。壁懸名畫，案設古書。擺的瓶爐亦皆合款。裡間內熱著龍涎，全不像野人茅茨。鋤藥才把行李放好，一聲霹靂，大雨如注，平地水深二尺。包勇說：「夠了，虧有此處暫避，不致濕透。但不知主人是誰？」

你道主人是那一個？卻是花襲人城外住的莊子。他當家的有筆欠帳，親往江南取討，出門已兩月了。這日聽門上的老者說有人借地避雨，因見天色要變，遂叫他請進書房暫坐。後來打聽，知是榮府的賈大人，不曉得是那一位，心中又喜又慮。躊躇半晌，著人去訪他。跟隨的人回來說：「一位包爺，一位叫什麼鋤藥，其餘皆不及細問。」

襲人聽是鋤藥，便叫他大兒子同回話的人到前頭，「可對鋤管家說：我花襲人請他後邊，有話要說。」他大兒子走到前邊，便將這話對鋤藥說了。鋤藥著實驚喜，便跟到後邊上房來。只見花襲人院中候候，仍是舊時風致。那鋤藥連忙作揖問好。說：「再不想這裡遇著，卻如何在此處住？」花襲人還著禮，答道：「這是我的住處。太太可安？我家二奶奶可好？」鋤藥道：「皆好。」襲人道：「你跟府裡那位少爺到此？」鋤藥道：「我隨少二爺，奉旨西嶽進香。乳名芝哥兒的，難道說就忘了嗎？」

襲人聽說是芝哥兒，想起寶玉，不覺眼圈一紅，因說道：「你可替我稟一聲，我欲請少二爺見一見，不知可肯賞臉？」鋤藥道：「這個不妨。待我替說。」便就走到書房來，笑著向賈茂道：「爺說這莊子是誰的？」賈茂道：「我如何知道？」

鋤藥說：「這是咱家出來花襲人的。他才聽是爺到此，著人叫小的到他房裡，說要出來替爺請安，不知可容他見不見？請爺示下。」

賈茂聽了此話，也甚詫異。想了想，他是跟父親寶玉的舊人，又在府中去過，母親寶釵待他甚好。若不見他，回去母親聽說，必然要不歡喜。便說道：「很好。」

我也要見他見，不如我倒去望他，倒是我們行客之禮。「因叫鋤藥去說了，同著包勇及兩個小廝走進後邊來。門口有他兩個兒子迎著請安，大的約十七八歲，小的約十二三歲。體格豐裕，眉目清疏，皆在學房肄業。賈茂一見甚喜，連忙拉住問好，同進門來。

襲人穿著長衣，在院內階旁祇候。一見賈茂品貌舉動，宛然寶玉，由不的心中傷感，又不便流下淚來。趕上前，才要請安，賈茂急忙止住，連聲問候。到屋內坐下，襲人又要行禮，賈茂連說：「不可如此！」便請王夫人及寶釵的安，又問李紉、平兒、探姑娘等位的好。端上茶來，襲人親自捧了奉敬。賈茂接茶，就讓襲人坐下。

那雨仍是不住，賈茂道：「不料阻雨，得於此處相見。騷擾起居，心卻不安。」

然無意中遇此，頗慰。想那一年在舍時，又是數年了。「襲人道：「太太及二奶奶待我恩典，此生我是不能相報。」

今邀天幸，得蒙爺的駕到我莊上，這是我夢想所不到的。見爺之面，如見當日二爺的儀範，我心內又喜，又迷裡魔羅，不知是何緣故。「賈茂聽他說話，著實有心，不肯忘舊。也不覺有些感觸。

正沉吟間，襲人卻把榮府中大小事情逐一細問，賈茂隨問隨答，卻有了飯。

那雨也漸住了。這飯卻是襲人備的，烹雞煮魚，卻亦新鮮可口。就在他住屋內斟上酒，賈茂不能飲，端菜擺飯，就吃完了。漱過口，又喝杯茶。賈茂起身便在書房歇了。

次日，襲人宰了口豬，燒煮各樣，預備全豬，請賈茂吃了早飯。賈茂再三致謝，說到府稟知太太，再來請到府中去逛幾日。

襲人滿口答應。正值櫻桃九熟之候，用竹簍裝了。四簍枇杷，四簍櫻桃，四簍桑椹，四簍蠶豆。帶去孝敬太太同寶二奶奶。賈茂命收了。又替道謝。

天氣晴和，辭了襲人，坐上轎。不半日就到了京，在廟宿了。第二日早朝，面聖覆命。就回府來。賈蘭升侍郎之信，途間聞知。見賈政、王夫人，請過安，磕頭道喜。又替李紈致賀。見了寶釵，請了安。便將祭西嶽的事說了。遂將避雨遇著襲人，著實多情騷擾，又送了時新果品孝敬太太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王夫人、寶釵等聽了，深以為奇。將他所送之物，各處分送，以表其意。

那時正值夏至，聖上齋宿地壇。先一日，禮部諸皆伺候。賈茂急忙便上衙門辦事去了。這一夜，因在齋宮直宿，仰觀乾象，忽見彗星直犯帝座。第二日聖上就要宿壇。到壇後，召見請安各大臣，賈茂便將彗星侵犯紫微垣之事奏知。正奏事時，欽天監已具折人奏，聖上便叫賈茂在壇值夜，並飭提督三營加意巡守。賈茂遵旨，即在宮門外頭班當差。此夜端坐，以觀其動靜。

約三更後，忽見西北上一股氣若白虹，直奔地壇而來。這物貪嗔未化，色戒不除，被值日使者奏聞上帝，查其淫惡已極，擅擾祭壇，敕命左金童除孽立功。